

杨开慧手稿披露与毛泽东的缠绵爱情： “假如他被人捉去杀，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运命！”

湖南女作家为本报撰文独家解读

12月26日，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日。这位开国领袖为中国的自由和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他最亲密的爱人杨开慧为此牺牲，年仅29岁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，人们深切怀念伟人与英烈的丰功伟绩。

与毛泽东离别后，杨开慧有着怎样的情感世界？面对死亡，为何她会显得出奇的冷静？1982年和1991年修缮杨开慧长沙县板仓故居时，人们相继在故居内发现了杨开慧亲笔的手稿，这些谜团得以解开。但对于毛泽东，这些却是最揪心但永远无法获知的秘密了。

湖南作家网主编余艳仔细阅读了这份泣血的上万字手稿，2013年12月，她据此撰写的长篇纪实小说《杨开慧》出版。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，她特别为本报撰写此文，追忆杨开慧对毛泽东那份深情的思念和苦恋。



杨开慧与幼儿时的毛岸英、毛岸青合影。

毛泽东与杨开慧。

壹 “我检(筒)直要疯了！我设一些假想，恼(脑)子像戏台一样”

1927年9月底一个月淡星稀的夜晚，毛泽东把杨开慧母子几人悄悄送回了板仓老家。

那正是白色恐怖疯狂行城乡的时期。自1927年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人进行疯狂捕杀。李大钊、罗亦农等人相继遇害。在当时的中国，连乡下人都知道，抓一个“红脑壳”，政府就奖十块大洋。像毛泽东这样著名的“红脑壳”，自然是反动派枪口随时瞄准的对象。

1927年，就在板仓，就在杨开慧简陋的卧室，毛泽东夫妻一

别，就再也没有相见。杨开慧在手稿中写道：

无论怎样都睡不着，虽然是倒在床上。一连几晚都是这样，合起来还睡不到一晚的时辰(辰)，十多天了，总是不见来信……

手稿中诸如此类的文字比比皆是，但这绝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少妇思夫。与毛泽东别过多次的杨开慧，从来没有像这一次分别那样令她心神不定：我检(筒)直要疯了！我设一些假想，恼(脑)子像戏台一样，还睡什么觉？人越见枯瘦了。

事实上，杨开慧的直觉没有

错。那黑夜中的匆匆一别，竟是夫妻永别。其实，秋收起义后的毛泽东和他的起义军，要比杨开慧想象的境遇更糟。

1927年9月9日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。枪声打响后，起义部队曾一度所向披靡。然而，初战胜利的喜悦还没从战士的脸上消失，起义部队便遭到了敌人的反扑。偏偏这个时候，远在上海的党中央领导人发来指令，要起义部队继续攻打长沙。但毛泽东作出了一个决定：走。这一走，就走出了一个井冈山红色根据地。

贰 “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，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运命”

“我不能忍了，我要跑到他那里去。”离别太久，杨开慧在手稿中写下这句话。“不能忍”的原因绝不仅仅是因为思念，而更多的是因为牵挂与担忧。

杨开慧非常明白，在那时那刻，她就算寻到井冈山，等待她的并不是夫妻团聚的喜悦，而是同甘共苦的艰难，甚至是死亡。

杨开慧还写下一句很凄凉的话：“没有我在身边，他不会注意的。”已经给毛泽东生了三个孩子

的杨开慧，这句话绝不是自以为是之言。在杨开慧那些伴夫走天涯的日子里，她知道，毛泽东是不屑于生活琐事的，甚至面对危险也仍然没有应有的警觉。

毫无疑问，杨开慧决意要上井冈山，明显带着共赴危难的强烈意识。即使没有杨开慧英勇就义的那一幕，单看杨开慧的手稿，就不能不让人坚信：如果需要，杨开慧随时准备为毛泽东去死。

“……我想象着假如(有)一

天他死去了，我母亲也不在了，我一定要跟着他去死，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，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运命！”

藏在墙洞里的这些动人心语，是杨开慧真实的心声。作为著名伦理学家杨昌济的女儿，杨开慧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熏陶，并把它们化为中华女性共同的姿态，在历史的原野摇曳出一个大写的名字：中国女人。

叁 “他那生活终究是要使我忧念的。我总是要带着痛苦度日”

那段时间，杨开慧每天最重要的心思就是盼信。

“太难过了，太寂寞了，太伤心了！这个日子我检(筒)直想逃避它。但为着这几个小宝，我终究不能去逃避。他终于有信来了，我接着喜欢得眼泪滚下来了……只有五十天，幸喜天保佑我接到了那贵重的信。”

杨开慧说的那封贵重信，是毛泽东用暗语写来的，信中说：“开始生意不好，亏了本，现在生意好了，兴旺起来了。”接到来信

的开慧禁不住喜极而泣。

初上井冈山的毛泽东，应该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失意的一次。他不但被撤去了党内要职，竟然还被传言“开除了党籍”。

“……连他写的字，只要是他的，一概变了(得)比珍宝囊还要紧些。太难过了，我疑惑我的肚子里已经有了小毛。在这时，我感到一种爱怜，连那几个。太寂寞了，太伤心了！”

杨开慧的笔记中，提到肚子里的“小毛”，虽然很快被确诊是

一种假孕。但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，杨开慧在思夫的心路上，已经把自己给丢失了。

“然而，他那生活终究是要使我忧念的。我总是要带着痛苦度日。又许久没有信了，不眠症依然来到。”

这时，堂弟杨开明到井冈山赴任，杨开慧托他带去两坛豆豉辣椒和两双亲手做的布鞋。那两双布鞋是杨开慧于极端寂寞时的排遣，更是杨开慧写在鞋上的另一行行思念的文字。

肆 “我好像已经看到了死神”

在杨开慧的手稿中，爱与死的字眼俯拾皆是。

“杀！杀！杀！人为什么这样残忍？”

此时的杨开慧已耳闻目睹了太多杀戮，特别是那些惨死的好友，令她难以忘怀。向警予在赴刑场的路上，还受着酷刑；闺蜜郑家奕无法站立被人用箩筐抬到刑场，一排枪口对着箩筐频频点射……

“我好像已经看到了死神——唉！它那冷酷严肃的面孔，说到死，本来，我并不惧怕，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。”

杨开慧显得出奇的冷静。她接下来的一连串举动，好像已在为后事做准备。最让杨开慧放心不下的自然是她的三个孩子。她很快给三个孩子改了姓。仍然放心不下，杨开慧给远在武汉的堂弟杨开明写了一封信：

我决定把他们——小孩们——托付你们……但是倘若真个失掉一个母亲，或者一个父亲，那不是一个人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，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，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地生长，而不至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！

然而，就在她给杨开明写好那封托孤信不久，杨开明不幸牺牲。一个可以托孤的人，竟先她而去，杨开慧最大的一块心病变得更沉。1930年10月24日，被敌人盯了许久的杨开慧在板仓被捕。20天的牢狱生涯，她受尽了酷刑，却始终不愿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……临刑前，杨开慧留下两句遗言：

牺牲小我，成全大我。我死不足惜，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。

杨开慧被押上长沙识字岭那个有名的杀场时，她面朝行刑队的枪口露出迷人的微笑。她微笑着眺望的方向，正好指向井冈山。

文/余艳